

看过哪些《爱格》中的虐心故事？

🔍 更多「虐心」讨论 · 15.7 万条

热议 | 你们听过的最虐心的电影台词是什么？



红尘男女



已认证的官方帐号

🔑 会员特权 已解锁价值 ¥19.90 的盐选专栏

创作声明：内容包含虚构创作

盐选专栏名：《反击者联盟：爱上你，杀了你》

作者：@淳牙 影视编剧

恋爱多年，男友向我提出了分手。

他说：「对不起，我没那么爱你了。」

然后，我失恋了。

1

我们是在高中教学楼后的小巷子里认识的。

当时我和我的男朋友在一起，而他，是带着一群人来打我男朋友的坏学生。

他气势汹汹站在我们面前，让我离远点，省得拳头不长眼。

我没有走，而是在他们准备动手时，突然扑过去，趴在我男朋友的后背上紧紧抱着他。

许多拳头落在我身上，我知道这里面也有他的。

没错，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打了我。

2

第二次见面是在学校后门口，我放学出来，他突然喊住我。

「喂，鹿烟。」

他坐在半截残破的墙头上，书包松松垮垮背在胸前。

「你男朋友呢？」他问我。

「分了。」

我没有说谎，在那件事情后，我那个六百度近视的学霸男友以我让他丢了作为男人的基本尊严为理由，跟我分手了。

我以为我在保护他，可在他眼里，我是在羞辱他。

「哦，分了挺好。」

「你要找他的话，直接去自习室吧。」

「我不找他，我找你。」

「找我干什么？」

他从墙头跳下来，揉了揉鼻子，冲我笑了笑。

「你觉得我怎么样？」

「什么？」

他突然换了一副一本正经的表情，说：

「我叫徐谅，我非常认真的想跟你处个对象。」

3

后来，我们在一起大概四个月时，在我的威逼利诱之下，他才说出喜欢我的原因。

他觉得我是一个义薄云天的人……

「就是那种子弹来了，能帮我挡子弹的姑娘。」

他转过头来又问我喜欢他什么，但由于我当时一口老血含在喉咙里，就没搭理他。

从那之后，他再也没问过我这个问题。

我也不止一次问过自己，到底喜欢他什么呢？我都给不出答案。

可能给不出理由的那个人，才最义无反顾吧。

我和徐谅可以说是高中时期的模范情侣了，据说在我们毕业后，教导主任仍然拿我们当正面教材，来教育那些因为早恋不思上进的孩子。

总体来讲，我们俩都在努力地为了对方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与徐谅在一起之前，我是一个没什么自信的人，只会用讨好别人的方式得到爱。

但他告诉我，我只要老老实实做自己，就能迷倒一大片人了。

「老子从高一起收过的情书有好几斤了，最后还不是载到你手里了。」

徐谅与我在一起之前，像一个独来独往的浪子一样，从没有觉得他应该对另外一个生命负有责任。

可他把我考虑进了他的未来里。

他变得踏实，勤奋，有目标，从一个让所有老师为之头疼的学渣，变成一个早晚自习从不迟到早退的乖孩子。

我们俩几乎形影不离的一起上学，放学，一起在假期里走过小城的角角落落。

他会带我去他最喜欢的饭店，教我如何辨别正宗的牛肉拉面。

他会在电影开场前提前半小时到，只为了排队给我买一杯热奶茶。

他会把我的照片放在他的屏保上，钱包里。

他会让他的家人和朋友都知道我的存在。

他会用兄长的口吻，命令我一定要早睡。

他也会用孩子的语气，在深夜的电话里赖着我撒娇说好想我。

在那个年纪里，他几乎用尽了所有的方式，给了我所需要的安全感。

高三那年的春节，大年三十晚上，他突然给我发了一条信息，让我下楼。

他就站在我家楼下，跑过来，用力抱住我。

没等我说话，他捂上了我的眼睛，倒数五个数字，然后松开。

对面广场上放着一年一度的盛大烟火，璀璨，炽烈，斑斓的光芒映在我们稚嫩的脸上。

至今回忆起那一幕，我都觉得无比幸福。

我们在烟花下许愿，鼓励彼此勇敢追逐梦想，去报考自己理想中的专业。

当时他想成为一名警察，能出生入死，惩恶扬善。

我想成为一名作家，写最美好的故事，过最平淡的人生。

「你可以的，小鹿作家。」

「你也可以的，老徐警官。」

「你说我们是不是天生一对啊？」

「是呢，连我自己都羡慕我们俩呢。」

那天晚上也是我们第一次接吻。

在绚丽又短暂的烟花下。

4

高考我们俩都很顺利，他考上了一个二本警官学院，我考进了同一个城市的一本中文系。

开学第一天，我们就花了半个月的生活费，到这个省会城市里最好的自助餐厅昏天暗地地吃了一顿。

傍晚时我们扶着墙走出来，看到远处火红的夕阳，以为完美的人生即将开始了。

不过最初那几年，的确是很美好的。

我们的学校离得并不远，每周都可以见面。除了完成自己的功课外，剩余的时间都用来陪伴对方。

像是两个寄生在一起的原始生物一样，我们了解彼此的一呼一吸，并将对方视为自己生存下去的养份。

我知道他开朗幽默背后的焦虑。

他也懂得我倔强外表之下的不安。

我总是能在他爆发之前及时安抚他。

他也总是能在我生气之前向我道歉。

我们在那段自由又浪漫的时光里，去探索和尝试了所有亲密关系。

当然，也包括性。

其实坦白说，徐谅在这方便并不擅长，甚至有些缺陷。

这也是他跟我在一起三年多了，才提出这个要求的原因。多多少少，他是有压力的。

那天晚上我们尝试了很多次，用尽了能想到的各种办法，总是不了了之。

最后他大汗淋漓地趴在我身上，不肯让我看他的脸，小声对我说：

「对不起哦。」

我拍了拍他。

「你是不是后悔了？」他又小心翼翼问我。

那一刻我的心揪在一起，鼻腔一阵酸楚，我紧紧抱着他，在他的肩膀狠狠咬了一口。

我不忍心看他这样小心翼翼，我怎么会让他说出这样的话呢？

与你比起来，我那些所谓世俗的愉悦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不是一个容易知足的人，但单单你这个人，就填满了我所有的缺憾了。

「我爱你啊。」

当时我轻轻对他说。

不知他听见了没有。

5

如今回想起来，我从来没有在徐谅的口中听到「我爱你」这三个字。

他会用许多其他巧妙的方式来表达，可哪怕我一再暗示，他始终不肯说这三个字。

算了，我也不在乎。

反正我要的并不是一时半刻的表白，我要的是一生一世的陪伴。

大三那年的正月十五，学校刚刚开学，我们在一家吃大虾火锅的饭店里过节。

那天没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照旧是他来点菜，我又加了两个青菜，他要了一瓶啤酒，我喝了一罐热露露。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他时不时开开玩笑，我跟着笑几声。

我已经忘了那天都聊了些什么了，只是在火锅的热气中，我看着他的脸，突然莫名地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

我想和这个人就这样一辈子生活在一起。

我很笃定。

那是我这一生唯一一个从没有动摇过的决定。

吃完饭我们沿着一条小路走回学校，我把手插进他的衣兜里取暖，快走到学校时，我突然停下来。

「徐谅，大学毕业后，我们就结婚吧。」

他愣了一下，然后握住我的手。

「好啊。我娶你。」

那天的月亮特别圆，大大的，亮亮的，在我们脚下的路上铺成白纱。

当时我坚信那是通往幸福的路。

可没想到，那是我余生所有痛苦的开端。

6

变化就是从那个元宵节之后开始的。

起初他只是减少了短信和电话的频率，很少主动找我，也不再对我嘘寒问暖。

我主动去联系他，他却用忙碌和疲惫作为借口，一次次拒绝我。

即便见面时，他也总是一副懒洋洋的敷衍模样，好像从见到我的那一刻开始，就期盼着这场约会赶快结束。

我骨子里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加上他的性格也不懂得遮掩，很快我就明白我们之间出现问题了。

但当时我自欺欺人地认为，他对我还有感情。

让我彻底醒悟是在一个雨后的夜晚，我们俩看完了电影，按照往日约会的流程去附近的公园散散步。

公园里由许多亲亲腻腻的校园情侣，往常我们俩也会在这里驻足温存一下。

但那天，他低着头，像逃一样大步流星向前走。

我轻轻拉着他的胳膊，让他停下来，然后笑着凑过去想亲他一下。

他先是一愣，条件反射一般地微微躲了躲，而后打量着我，才在我嘴唇轻轻啄了一下。

他那一番情绪不过两秒钟的事，却让我恍然间如梦初醒。

原来不知多久了，他再也没有主动亲过我，抱过我。

每次的亲密，都是我主动的索求。

他只是出于礼貌，出于不愿意伤害我的原因，才勉强敷衍的与我相爱。

像是在委屈自己，来恩赐我一样。

我来不及想太多，在当下我只想弄个明白，便逼着他给我一个解释。

一开始他仍然在逃避，用的还是那些惯常借口，毕业压力大，学习任务重等等。

后来见我不依不饶，他像是泄气了一样，认真看着我，半晌后才说出一句话。

「对不起小鹿。」

我问他为什么向我道歉。

「我觉得我在这个关系里投入不进去了。」

投入不进去是什么意思？

「我很努力的想继续走下去，可使不上劲了。」

到底什么意思？

「就是，我没那么爱了。」

你没那么爱什么？

「我没那么爱你了。」

没记错的话，当时听到这个答案后我笑了一下，我说好啊，那我知道了。

可我佯装出来的如释重负背后，是整个世界的瞬间崩塌。

像是深陷在地震后的废墟，沉溺在黑暗的海底，藏身于刺骨的冰山，也像是走向熊熊燃烧的火焰一样。

浑身上下每个地方都在痛，却死不了。

我忍着那股疼痛，用尽所有力气昂起头，面带笑容问他。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如果你不追问，我们可能还可以再继续走一段。」

「我问你我们现在怎么办？」

「只能分手了。」

我猛吸一口气。

「好，我们分手。」

7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失恋过，是如何失恋的，甩别人还是被甩，释怀还是仇恨，自由还是伤心？

对于我，这场看似和平的分手摧毁了我所有自信。

我开始怀疑，是我做的不够好，是我的问题。

难道我是一个不值得被爱的人吗？

在反复的挣扎中，某个失眠的夜里，我突然理解了徐谅，我明白他为什么跟我分手了。

我任性，傲娇，不够温柔，不够体贴，不够幽默和乐观，成绩差，对未来没有理智的规划，生活邋遢，作息紊乱，常常以为熟悉了便不修边幅……

而偏偏，我又是一个长得很普通，偏胖，甚至有些难看的女孩子。

我有什么地方值得他爱呢？如果换成我，我也会嫌弃这样的自己吧？

这不能怪他，都是我的问题，而我现在发现了这些问题，我可以改正啊。

为了他，我可改变自己的形象，我可以提高自己的魅力，我可以努力学习去做一个更优秀的人。

只要他不离开我。

只要他不离开我。

我立刻给他发了信息，没有回复。

我又打电话，一遍一遍打电话，他都没有接。

到最后，他拉黑了我。

我火速穿好衣服，骑自行车，赶到他的学校。

因为他的宿舍在一楼，我敲窗户就可以喊他，敲了几声后，他的室友说他并不在。

我坐在窗外等着，死死盯着宿舍门口，我想他一定是因为跟我分手太难过，出去买醉了。

等见到他，我要放下我所有的自尊去拥抱他，恳求他的原谅，恳求他给我一个改变的机会。

可到了快天亮时，不记得具体是几点了，在朦胧的雾霾中，我看到他走过来，旁边跟着一个穿着碎花裙的女孩子。

他牵着那个女孩子的手，把她温柔地拉进怀里，恋恋不舍地与她告别。

那种热恋中炙热的眼神，我已经很久没有从他脸上看到了。

我的男孩，原来是爱上了别人啊。

原来是这样啊。

那个曾经说眼里只有我的人，也会用同样的语气哄骗别的女孩子。

那个承诺要娶我的人，也会在某个夜晚向别人发出邀约。

那个说要永远赖着我的人，却挥挥手把我从他的人生里赶了出去。

那个最心疼我的人，此刻却亲手把刀刺进我体内。

而那把刀，再也没从我身体里拔出去过。

8

我结结实实颓废了一阵子。

酗酒，失眠，因为失眠而酗酒，因为酗酒又失眠，一直在恶性循环。

大四那年，在同学们都积极实习找工作的时候，我却因为挂科一直在补考。

最后老师见我精神状态不佳，勉强给我毕了业。

毕业之前我曾偶遇过徐凉的室友，才知道他没有拿到毕业证。

在大四上学期，徐谅就放弃了学业，好像跟着他那个女朋友去了别的城市，再也没人见过他。

我没有详细打听他的事情，那段时间我刻意屏蔽所有关于他的消息，怕自己好不容易调整好的状态再次因为他土崩瓦解。

甚至为了躲避他，那几年的假期我都没有回老家。

我的男孩，还有过去那个自己，都被我遗弃在了昨天。

我要向前走，我要努力重新生活。

因为毕业成绩不好，加上没有好的实习资历，我找工作并不顺利，最后勉强在一家几乎快被淘汰的出版社里做图书编辑。

尽管工资不高，也谈不上任何前景，但忙碌的两点一线的工作让我无暇考虑那些伤痛，阴差阳错地治愈了自己。

于是，我就这样糊里糊涂行尸走肉一般过了几年。

直到身边同龄人都陆陆续续结婚，我也被安排了几场不痛不痒的相亲。

最后在我妈妈的支持下，我和单位领导的外甥谈起了恋爱。

他叫马哲，与我是同龄人，话少，脾气好，又是个公务员，从条件上看来我没什么可以挑剔的。

我知道他不爱爱我，我也不爱他，但我们都没有拒绝这种安排。

在我大学毕业的五年后，我订婚了。

可命运就是这样无常，婚礼前没多久，我又见到了徐谅。

9

严格说起来，我是先遇到徐谅的女朋友的，就是当年那个穿碎花裙的女孩子。

那天我陪着妈妈逛街，在一家美甲店偶然见到她，她似乎是那里的美甲师。

我当时并没有去跟她说话，但却引起了强烈的好奇。显然她已经回到这个城市工作了，那么徐谅呢？也回来了吗？

过了这么多年，我想我已经可以面对他的消息了。

但即便是这样，我也没有主动问，而是有一天，我从那家美甲店路过时，那个女孩子突然出来喊住了我。

我想她应该是认错人了，我们之前没有打过照面，她不该认识我的。

「鹿烟。」

她却准确地叫出我的名字。

「我早就知道你的，关于你的事他都跟我说过。」

那个叫晓婷的女孩子把我叫到店里，给我倒了一杯花果茶，笑着坐到我对面。

「我看你来来往往好多次了，今天才决定请你来坐坐。」

「为什么是今天？」我问她。

「因为我看到了你手上的婚戒。你已经结婚了吗？」

「还没有，只是订婚。」

「那还好……」她低下头，略微沉重地说，「我还以为来不及了呢，既然还没结婚，我觉得就有必要让你知道一些事情，你再做选择。」

我端着那杯有些烫的花果茶，听她说起当年那些真相。

「其实我从来都不是徐谅的女朋友，我们是亲戚，论起来我还得管他叫小舅呢。他当时求我帮这个忙，假扮他女朋友，让你死心。」

「因为他知道不这样的话，你不会轻易放弃的。」

「他当时说了句我听不懂的话，他说他再也不想看到你替别人挡拳头了。」

「听上去挺渣的是吧？但他当时也是有苦衷的，他们家出事了，是大事，永远翻不了身的那种。」

「他爸爸工地上那个项目出了问题，死了人，还牵扯到上面的利益关系，到后面不是钱能解决的了。他们家一下子就散了。他爸妈当然进去了，但外面还欠着一堆债，都落到徐谅和他哥身上了。这事发生没多久，徐谅就决定辍学打工还债了，他学的那个专业特殊，以他当时的背景过不了那些审查的，毕业了也找不工作。在辍学之前，他想先跟你分手。」

「他是不想牵连到你，那是个无底洞。但他了解你，他知道如果告诉你实情，你一定不会离开他。他不愿意冒这个险，所以他来当坏人。」

「当年那个晚上，他知道你就躲在窗外墙角看着我们。你走了之后，他突然就蹲在地上，嚎啕大哭，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一个大老爷们哭成那样。」

「他当时跟我说，晓婷，我这辈子也不会幸福了。」

我手里那杯花果茶已经凉了，我却一口也没有喝。

我怔怔地听完晓婷的话，恍如初梦。过了很久，我才开口问她。

「他现在在哪里？」

「在附近的郊区。」

10

那是一个破旧却宽敞的洗车行，因为临着高速公路，看起来生意还不错。

我来的时候，徐谅正在洗车。

他看看我，像是早就知道我会来一样，点点头，把手里的活交给他哥哥，邀我去旁边的凉亭坐坐。

他给我冲了一杯奶茶，又拿了一袋薯片，都是我之前喜欢的口味。

然后他接了一个电话，似乎是有客户跟他约时间，聊了很久。

我坐在他对面，静静看着他。

他眼角有了明显的皱纹，手指粗糙，皮肤黑了，两鬓也长了稀稀落落的白发。

他弓着背，眉头偶尔皱起来，像是个疲惫的中年人。

我的男孩，一夜之间变老了。

在来之前，我设想过我们见面时的各种可能性。

我可能会失控，会崩溃，会对他发泄出我的情绪。

可能会质问他凭什么替我做主，凭什么以对我好的名义左右我的人生？

也可能以最漂亮最自信的姿态出现在他面前，向他展示我此刻有多幸福，让他后悔当初的决定。

或者我干脆向他哭诉，哭诉我这么多年过得多么辛苦又无趣。

告诉他在无数个绝望的日子里，我都是靠着与他的回忆活下去的。

但这些假设都没有发生。

我们就像两个偶然相遇的老朋友一样，寒暄几句，而后，没有了话题，默默无言。

最后我随便找了借口要走，他突然问我。

「婚礼什么时候？」

「什么？」

他瞥了一眼我的手指，我的婚戒。

「哦，三个月后。」

他张了张嘴，我以为他要问我具体的日期，或者提前给我份子钱，可他只是说了句。

「祝你幸福小鹿。」

我转身就走了。

第二天，我就退了婚戒，向马哲和他的家人道歉，我悔婚了。

我也说不清楚具体是什么让我下了这个决定。

转身离开徐谅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我没办法嫁给马哲了。

倒不是知道当年的原委后，我重新燃起了与徐谅在一起的念头。

可能他的再次出现，一下子点醒了我，我不能在没有爱的浑浑噩噩的生活中迷失下去。

生命不该这样浪费。

说来好笑，他明明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他只是又叫了我一声「小鹿」，就唤醒了我。

他甚至都不用对我勾勾手指，我就再次因为他改变了自己的规划。

不过我心里很清楚，我和他早已经物是人非，回不到过去了。

与马哲分手后，我辞了那份毫无前途的工作，屏蔽外界所有抱怨指责，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写了一本小说，向几个我最喜欢的出版商投稿。

一个多月后，我得到一家北京出版商的回复，他们愿意代理我的小说版权，并且向我约了下一本书稿。

但需要我搬到北京去生活一段时间，以方便工作上的交流。

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是我的梦想，是我孤注一掷的机会。

我当然要去！

可就在这个时候，命运再次跟我开了一个残忍的玩笑。

打包行李那天，在去快递公司的路上我突然晕倒了。再醒来时，人已经躺在医院里。

医生只是检验了一些基础指标，就强制把我留下来。

三天后，我查出了早期肝癌。

我知道这么多年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和焦虑情绪早晚会引起身体上的反应，却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这么狠，这么巧。

明明刚看到曙光，就落下了一道黑黢黢的闸门。

那一刻我才知道，我斗不过命运。

我拒绝了去北京的机会，听从医生的建议，留下来准备手术和化疗。

漫长的，无望的日子徐徐开始了。

后来有一天，忘了是具体日期了，因为药物的作用我夜里又出了一身汗，只好醒来。

我刚坐起来，就看到对面的小沙发上缩着躺着一个人。

他似乎听到了声音，突然惊醒，弹坐起来，一脸担忧地看着我。

「不舒服吗小鹿？」

是我的男孩。

12

我不止一次地劝他离开医院，去忙自己的事情，到最后甚至赶他走。

但徐谅完全没有把我的话听进去，他固执地守在医院，把我的父母送回老家，跟着医生跑来跑去，没多久他对病情的了解比我都深了。

那段时间因为病痛和大量的药，我身体和情绪都很差。

他在医院附近租了个小房子，每天会亲自做饭送过来，他了解我的口味，从不出错。

偶尔他也要回洗车店工作，每次走之前就交代护士看着我，有事情给他打电话。

同病房的大姐一直以为他是我男朋友，常常当着他的面夸我有福气。

每到这时候，徐谅都朝我眨眨眼睛。

「你看，大姐眼光多准。」

他始终很乐观，爱开玩笑，爱胡闹，从不把我当一个癌症病人看待。

不得不承认，因为他的陪伴，给那段难捱的日子增加了很多亮色。

在手术的前一天，医生交代我要多休息，但我却怎么也睡不着。

夜里熄灯后，徐谅偷偷跑过来，我们俩像是偷偷溜出学校的学生一样，躲着值班护士的看管溜出了医院。

他带着我来到一个露天电影院。

那天放着一个几年前的老电影，并不好看，但银幕里吵杂的声音却反而让我安心了很多。

电影快结束时，我突然跟他聊起来那个一直梗在我心里的话题。

「徐谅，你怕死吗？」

「我怕。」他说。

「为什么？」

「我之前错过了太多东西，如果就这么死了，那不亏了。」

我沉默了一会，幽幽说：「我不怕，如果我死在手术台上了……」

「你也要怕！」他突然打断我，「你必须怕！你要想着活下去，好事都在后头呢！」

我转头看着她，他的脸在银幕下显得格外好看。

「如果你不在了，我那些遗憾该怎么办？」他又说。

那天电影散场之后，我们俩迟迟没走，好像谁也不愿意先回去面对残酷的现实一样。

最后场地的工作人员催我们离开，走之前，我看见他哭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他哭，像个小孩子一样。

我忍不住笑起来。

13

故事讲到这里，你们肯定知道了，我当然没有死，我活了下来。

那场手术很成功，后期的化疗治疗还在继续，虽然过程很痛苦，但最难的部分已经挺过去了。

后来很多人问过我，经历过这么多苦难折磨，是不是对生活更加失望了。

其实恰恰相反，我的心态比之前积极很多。

去年过年时，我和徐谅一起回到老家，三十的晚上，他又把我叫出来。

我们像是高三那年一样，在小区里同一个位置，看着广场上一年一度的烟火。

依旧璀璨的烟花映在我们脸上，只不过，我们都不年轻了。

他没有实现他的梦想。

我也没有过上我想要的生活。

他依旧背负着不知何时能还清的债。

我也要承受着不知何时病会复发的风险。

我们在最好的年纪相遇，相爱。

又在最狼狈的时候互相取暖。

我们都是有缺陷的人。

却完美地拥有着彼此。

那场烟花几乎和十几年前的一模一样，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分开过。

那些疼痛，苦难，分离，死亡，都被我们战胜了。

只要我们还在一起，就是命运的主人。

当我转过头来时，他恰好也在看着我，眼神温柔。

他轻轻靠过来，在我脸上亲了一下，然后笑了笑。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关于我和我的男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今天本来要在家写小说的，不知怎么了，突然心血来潮想写一写我和他的事情。

不知不觉，絮絮叨叨的就写到这里。

当我敲下这行字的时候，身后传来开门的声音，是他下班回来了。

他带回了蛋糕和牛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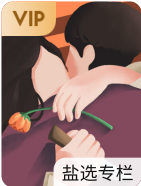
我突然想起来了，今天是我的生日，他说要给我煲牛肉萝卜汤。

我最喜欢喝他煲的牛肉萝卜汤了。

该盐选专栏共 10 章，90% 未读

继续阅读 ▶

VIP



盐选专栏

反击者联盟：爱上你，杀了你

淳牙

共 10 节

会员专享 ¥19.90

加入书架 >